

同事的油画

□王春鸣



花边系马

我有一幅油画花卉，很是喜欢，画者是一个学者，也是我的同事。起初注意到他，是因为常看见他挎一只白色布包，悠悠向公交车站走去，那布包凸显出书本的棱角，有点像暗器，使人以为他一定身怀绝技。

是在一个夏日午后骤然见到他的画的，那时并不知道那是他的小画室，门开着，骤然见到一堆李贺的诗零星扑面而来！鬼灯如漆点松花，羲和敲日玻璃声，冷翠烛，劳光彩，百年老鹤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一时兴起，一幅幅看过去，无它，都是花卉，有三两枝，有一大簇，有孤独一朵。孤独的暖意，缤纷的冷色。很怪。传统油画一般都重视写形，连梵高都不敢太离谱，但是如此一堆花，逸笔草草从地从画布上开出来，让人只能调动通感去解一二。

同事果然说，他的色彩语言取源于李贺诗歌的冷幽瑰魅之意象。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他的用色构图都是跟着直觉在走。昔者古人在宣纸上计白当黑，表现出一种空的丰富，而他的油画，竟然计黑当白，表现出一种满的丰富。这丰富当中当然包括光，而且是晚唐、晚明、晚清民国或中世纪末期的

花朵在他的画布上获得了存在的位置，独立自守于无以名之的观念之中。

那种黑暗里的金光，人类历史上，末世的艺术往往有特别动人之处，只因为政治动荡，反倒带来了文化和文艺的高度自觉，在乱象中萌发出新的生意。我想，如果一定要给他的花卉寻找一个精神原型，也许是黑金底子上开出的一朵罂粟花吧！

同事也擅长国画，因此以国画乃至书法用笔作油画，驾轻就熟。驰骋油色于乱中，画花如野战。是油画而竟流露出如恪格所言“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似无，无处恰似有，所以为逸”的气质。而逸气横生的八大山人，正是他的精神偶像。将八大狂诞孤傲的笔法用于油画，将国画写意用笔与油色相结合，是他的绘画理想。那晚明末世的狂僧，身世多悲凉，一派兀傲之气。饮酒不能尽二升，却喜欢酒喜欢得不得了，忽狂忽哑、又哭又笑中潜藏着玩世之态。山水花鸟俱佳，恣意剪裁，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细赏他的油画，果然隐隐有《酒狂》之古风，还看到飞白干笔中的花叶格外灵动飞举，至于国画中的皴擦点染等手法，也是随处可见，不过因为画材的区别，在画布上呈现出少了水墨的意境，却别有一种肌理质感。我讨回一幅水仙，与另一幅狂草同挂一室，竟然说不出地和谐。

我问过同事为什么题材以花卉为主，他答：“如云林画树，不过自写自娱耳。”这一答又让人在他的画前神游天际。既然绘画不

拘于形，那么他的花，无非是一种类象，一种高度概括，可以用来感应天地自然的媒介而已。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一副我有迷魂招不得的拽样，真是深得我心。其实他所谓的不拘于形，焉知不是道出了事物朴素的原型，花朵在他的画布上获得了存在的位置，独立自守于无以名之的观念之中。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间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这一句，用来形容看同事写意花卉的感受，竟然分外贴切。他有些油画也有命名：《云乡》《踏雾乘风归》《月光》……都有点大梦如真的况味。清代画家石涛有一画论，所谓画一而成氤氲，是说太朴已散，画只好讲法。那什么样的画法在当世，是最接近太朴，也就是最接近道的画法？石涛认为是画“一”，这“一”，包含了实的众有，也包含了虚的万象，可以是倪云林的树，可以是梵高的向日葵，可能，也可以是同事这些画布上不拘于小枝小叶的花卉。这“一”的意念和笔触，既画出天地间的万物，也画出画家的自身。而氤氲，正是天地间万物浑融，可见而不形的精神气氛。

只因一意孤行，而得在野之美。挂在我书房的花朵，穿幽入仄又勇往直前，有李贺诗歌的容颜，八大山人的精神，又有张飞般的勇猛。“解氤氲之分，作辟混沌手”。所以挥洒开合间，我明明白白地看到自由、艺术和美，感受到一种拼命去感受“盛开”的感受。这是现在很多艺术品都缺少了一种气息。



生活在毗邻的小城，我俩上次见面已是十年前。

草木多情似故人

□江徐



坐看苍苔

那天，友人忽然说要寄一块玉给我，他并不知道那天对我而言所具有的意义，这样的巧合让人心生欢喜。

友人讲自己与这块昆仑玉的缘分。有一年，他去可可西里，途经格尔木，经过一家玉器店，匆匆一瞥。晚上入住宾馆后，回想起来觉得有几块玉好看，本想回程时再买，又觉得不太可能，于是当夜找回去。店已经关门，他拨通门店广告牌上的电话，有人接了，值守的店员是回族人，没法沟通。友人很执着，说了很久，对方最终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开了门。就这样，才买到了这玉。

一枚双龙护珠平安扣。我喜欢玉的温润，对玉文化知之甚少，只觉得托在手掌心的这块玉，其颜色，让人想起“天阶夜色凉如水”中的“凉如水”三个字。它的花纹，看起来像浮云舒卷，又像寺庙挂起晨钟暮鼓声的飞檐。总之，这块来自格尔木的和田玉，款式和气质都跟平日所见的玉器不太一样。

友人还告诉我，玉本是通灵的图腾，后来渐渐衍变成商品。先秦遗韵，两汉风格，先秦玉最难得，也最难打磨。到了唐代，玉成俗物，到了明清简直不堪入目。前几年，他在某地博物馆看到几件玉器，颇有韵味，而途经格尔木遇到的那块玉，跟博物馆所见一样好看。

跋山涉水、柳暗花明的一块玉，越发让人感到珍爱。

站在树荫下，秋日午后的阳光已无燥热。风吹过，枝头动了动，树影跟着晃了晃。想起多年前，夏天，黄昏，我在公园跑步，收到友人短信：走了，秋天再见。当时那一刻，我抬头仰望，暮色正围拢，远处天桥中间的一杆路灯已经亮了，很伶仃。路灯下透过桥栏杆看到有个行人正好经过，也很孤单的样子。

后来知道，他是去了西藏。想

起那句“走了，秋天再见”，脑海中便浮现那天傍晚深蓝的夜空、伶仃的路灯、孤单的行人。

认真想起来，已是十五六年前，与友人相识于小城论坛组织的旅游活动。那日途中，每个人自我介绍，我坐在车头，友人坐在车尾，加上他声音不高，大概只简单报了下网名，我没有留下印象。

在景区，我们不约而同地避开人群接踵的人流，独处于安静角落。在河边小树林，他为我拍了两张照片。看起来我们同属于不喜火树银花，宁可退到灯火阑珊处旁观的那种人。

走马观花了一整天，归途中大家打起盹来，一个个俯头仰脑。我从不在车上睡觉，喜欢透过窗，看外面一路逶迤而过的街景、村庄、田园，仿佛观赏没有台词、情节淡化了的影片。虽然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但我凭直觉，后座的他，是另外一个醒着的人。

认识一个人，就像打开一扇窗。友人对花草博闻多识，受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之后的岁月里渐渐识得很多草木。

老屋后有石板桥，桥头有马蔺，日久年深地长在那儿，五六月开紫色的花。有一次，家人用锹掘了两墩，让我带走。友人驱车百里，特意来取这移植的花草。初夏，午后，香樟树的气息在空气里氤氲流播。经过路边公园，看到鸢尾已经开花，友人说道，马蔺比鸢尾清瘦。

第二年初春，乍暖还寒的春夜，收到他久违的短信，始终是开门见山又惜字如金的风格：马蔺已结二十一个花苞。

曾经热闹的小城论坛早已荒烟蔓草。大家说说笑笑，聚聚散散，最后没有走散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人。想想，足矣。

生活在毗邻的小城，我俩上次见面已是十年前。人情冷暖间，难得是素交。因为素淡，所以长久。

从网上挑了款珠兰花茶，“草木多情似故人”，原本是我一篇文章的题目，被做茶的姑娘看中，印制在礼盒包装。这样一句话，赠予多识草木的素交之友，我想再适合不过。

人生的那根弦一定要绷紧，不能仅仅满足于做那些轻而易举的事。

绷紧向上的那根弦

□杨 谒



兼得斋夜话

从21岁发表第一篇习作至今，我已经写了近500万字。回想那些文章的形成过程，起因大多是自己“有话要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发生，写作于我便成了一种“自觉”，最大的益处是自己由此一直处于独立思考的状态。

去年岁末，日报的老师请人带话给我，问愿不愿意写一个专栏。具体商谈时，他说选题可以宽松自由，而我则愿意给自己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字数定在每篇1300至1500之间。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不领老师的好意，而是想借此机会逼自己做成一件比较“规范”的事，且希望将来这组夜话能有一两篇文章可看，其中又有一两句话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亦算善事一桩。

我原本教师，后下海经商，经营一家小微企业已有20多年，当时兴办那个“恼人”的实体，多半也是因了朋友所“逼”。20多年来，企业多次遇到似乎难以迈过的坎，也曾多次想到过放弃，但每一次，又都逼迫自己坚持再坚持，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耐心等待转机的出现。

近几年，我对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企业的日常事务便交给他打理，虽然实际的责任仍无法摆脱，但实际上我已经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比如他须要面对的早八晚五的拥堵，与我基本无关。有那么几年，我过得十分的逍遥自在，除了确保生意上过得去之外，我不给自己定目标下任务。直到有一天，突然省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

喜欢的人了，才勒马转向。

有一次与朋友们相聚，我试探着谈到对未来的规划，一阵哄笑之后，众人异口同声说：“都到了这个年龄了，还谈什么目标啊，理想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说了真心话，我反正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但为了保持气氛和谐，也就没再说什么。事后回想此事，发觉类似的想法不仅仅存在于年过五旬的人群中，在三四十岁的人群中也大有人在，看他们作为家长，自己不努力上进，却把“压力”全转嫁到下一代身上，足以证明。有一个朋友有一句口头禅：“苦度余年，了此残身。”细细想来，这难道仅仅是一句戏言？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总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工作在不远处等着他：养花、种草、跳广场舞、旅游、带孩子，是一种选择；读书、爱好艺术、钻研技术、做公益、助人为乐也是一种选择。所要强的是，人生的那根弦一定要绷紧，不能仅仅满足于做那些轻而易举的事，还要尝试做一些经过努力才能做成的事。人老必然心先老，向上的那根弦一旦断了，那么人就会像一只慢慢走气的轮胎，焉能走远？

生活中，“逼”可以成功的不仅仅是“活儿”与技能，文明的举止谈吐、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向上的心态都能够通过长时间“逼”的方式养成，甚至于一些不适合时代的风俗习惯，也可以通过“逼”的方式实现改良或提升。但是，“逼”须要有相应的环境和氛围，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阻力。

人是万物之灵长，所谓训练其实就是“逼”——重新塑造的过程。在走向文明的旅程中，人类把活泼天真的狗逼成了叼盘高手，把花中君子梅逼成了自己的玩物——畸形的“病梅”……是谁在“逼”人类呢？宇宙自然吗？时间吗？归根结底，只有人类自己。只有人类自己才可以决定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

在柔波里荡漾

——吴祖强、杜鸣心《水草舞》赏析

□木 火

四季乐韵

《海草舞》一时走红网络，不禁让我想起了久远的经典舞剧《鱼美人》，以及其中的选段——美妙的《水草舞》，把一簇簇水草形象地化成身穿绿色长裙的姑娘，把水草的随波曼舞化成姑娘们柔软的腰肢和起伏的身体，以柔美的音乐生动地表现出来，这种美妙的音乐意境不是那如今流行的《海草舞》所能比拟的。

中国的现代交响乐中，《鱼美人》怕是最通俗的一部音乐作品，时代是模糊的，名称是诗意而浪漫的，所谓的民间传说也是杜撰的，没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就像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般具有透明的童话色彩，其音乐没有世俗的纷扰，听到的是一股清新逼人的气息。这部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舞剧，首演并不顺利，“文革”中，更是成了“大毒草”。然而，在1994年“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中，《鱼美人》获经典作品金像奖。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由吴祖强、杜鸣心两位留苏归来的作曲家创作的舞剧音乐，进行了“概括性”民族音乐风格的尝试，虽然没有采用现成的民族民间音乐材料，却以民族音调为基础的主题旋律加以交响性地发展，并在和声、配器与复调的写作上注意民族特色，生动塑造舞剧场景，刻画人物性格，渲染现场气氛，《鱼美人》遂成为我国舞剧音乐创作臻于成熟的标志。

舞剧《鱼美人》共分三幕五场，表现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大海的公主鱼美人向人间的幸福生活，爱上了勤劳勇敢的年轻猎人。美丽、纯洁、善良的鱼美人被山妖掳走。猎人见义勇为，射伤山妖，解救了鱼美人。正当猎人与鱼美人热烈相爱互吐衷情时，猎人又被山妖用魔法塑入海中。在神奇的海底世界，鱼美人救醒了猎人。猎人谢绝了族人们请他当海王的盛情，带着鱼美人重返人间。在猎人与鱼美人举行婚礼之际，山妖又施魔法进行破坏，再次将鱼美人抢去。在洞穴中，山妖向鱼美人逼婚，遭到拒绝。猎人为救鱼美人，闯进魔穴，经受了种种诱惑和考验，战胜了各种魔法，终于斩除了山妖。最后，猎人和鱼美人结为百年之好，人间又充满了爱情和幸福。

聆听《鱼美人》，一下子打动你的一定是一簇簇水草舞了。清脆甜润的钢片琴声，细腻地描绘出了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随即优美流畅的弦乐连绵起伏，以四分音符的琶音和十六分音符交织而成，一高一低交替出现此起彼伏，如印象派的大师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水草在波光粼粼的海水中摇曳的形象。接着，以琶音为基础组成的旋律在低音乐器上奏出，烘托出一片迷蒙的世界，一颗宁静的心灵。当水草婆娑的旋律再次缠绵时，你一定会对那一句诗深以为然：“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在那神秘而又梦幻的海底，我愿意做一条水草，自由地舒展着身子，飘摇着我彩虹似的梦。

《鱼美人》成功采用西方戏剧音乐中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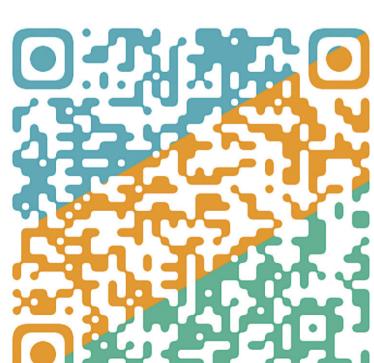
的主导主题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并不复杂的情节中，音乐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个性表现加以创作，人物主题音乐不是大篇幅的，而是集中、概括、浓缩化的音乐形象。

猎人的主导动机明快爽朗，在铜管乐的伴奏下由弦乐奏出，表现出果敢、矫健的形象；鱼美的主导动机恬静柔美，在弦乐轻微的颤音衬托下由小提琴奏出，凸显了外表的美丽和内心的善良；山妖的主导动机阴险暴戾，先由打击乐奏出切分节奏，又以大管、长号、圆号奏出带有旋律性的动机，渲染其凶残冷酷、贪婪诡诈的内心。自然那些生物也是有灵性的，珊瑚舞的音乐是由荡漾的弦乐衬托着灵巧的长笛，体现出了轻巧欢快、玲珑剔透的特质。人参加舞的音乐有点俏皮，轻灵的木管吹奏出人参加的主导动机，木管与弦乐的律动中，间杂着急促而清脆的木琴声，让人形象地感受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参娃娃们。

至于水草舞的特点不用说了，只要你去聆听，一定会联想起粼粼的波光、摇曳的水草，温柔的情愫在心中轻轻荡漾开来。

当然，要看绿色长裙美女的水草舞，则要好好去欣赏这部舞剧了，第一幕第二场的开头，展现的是一个别样的海底世界。看了这样的舞蹈，想来对水草有着更深的向往了，手臂会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吧！

最美的音乐自然关于爱情。当猎人打跑山妖救了鱼美人后，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萌发了，他们跳起了双人舞；鱼美人和猎人的双人舞。竖琴渲染着柔美的气氛，长笛奏出舞剧中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